

● 科学与人文

自然与人为

[法]安托瓦纳·唐善

假如除去源于生命的形态，则自然中形态的多样远远不是无穷的。自然的多样性遵循着许多规则，以永久地保持固体——四面体、立方体、八面体、十二面体、二十面体——的基本属性，或者更为复杂的结构之属性。在这些结构中普遍存在着形式的守恒，并不受研究者对物体进行研究的规模大小的影响——贝诺特·曼德尔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称其研究之物体为不规则的碎片。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仅仅孤立地看一块石头或泥块就足以弄清它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生命总像是某种人工的结果。当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科学家们在分析来自火星的陨石时，发现有些陨石是管状的，于是他们就把它当作火星上有生命的见证，并试图使全世界相信这一点。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即便是没有生命形式，泥土不仅能生发出树状结构，而且也会形成管状或小球体结构，而这些形式确实与生命体不无相像之处。但无论如何，这些形式的丰富性与规则性都距生命形式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相去甚远。

因此，对于生物学家来说，生命与无生命的自然一眼就能区分开来，因为即使变成化石，生命形式也展示出某种任性与专断，某种具有创造力的特性，而通常的物理法则是不允许事物轻易达到这种状态的。与此相反，对于不懂生物学的门外汉来说，至少在今天的西方文明中，自然的观念已蕴含了某种生机：一片纯矿物场地会被认为是死气沉沉、冷酷无情的，而人们当作自然的是那些被赋